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六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

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

鼎澧逸民叙楊么事述二

初發兵時先有戒約崔曾吳全一軍人船止
令在岳州船山湘江口及洞庭湖口牌口等
處捎泊聽候上流逼逐賊船下來即攔截掩

殺輒不得過石牌一步其奈崔全二統制以
稍泊日久不聞上流消息乃貪功輕動使小
舟上石牌探邏事體水賊先亦知有此水軍
又知都是擡頭船子及海船湖中使用不得
一面支吾上流大軍遂發八車船數隻不豎
旗鎗亦不見人交橫放流而下崔軍探人見
有空船流來必是上面殺敗急報崔全二將
全隊舟船亂次爭先撐篙拽牽悉上石牌入
湖旣歷油麻灘又至大梁岸將至鄱官樹湖
面寬處被放流賊車船擂鼓發噉踏車回旋
橫衝亂撞將崔軍人船大小數百隻盡碾沒
入水崔全二統制皆戰亡溺水其餘在沙磧
散袒步兵俱被掩殺一日之間萬人就死致水
賊楊公等盡得崔軍所將 御前器甲旗幡
鎗刀之屬其勢轉加威猛已無下流之慮遂
一意抗拒上流官軍實是年十一月十三日
也時有本州選鋒水軍駕先於牛臯渡口奪
得楊欽二十二車大德山戰船在鼎口稍泊

前軍杜總管石統制靳監軍乘三樓大車船
在風金口程吏部同王四廂在下泚江口卓
帳初選鋒軍未知得崔曾吳全失利忽有一
隊賊人自北岸來至鼎口東岸皆着新鮮衣
服紅錦青綾戰袍打鼓板吹羌笛弄氣毬不
類水寨村人結束約百餘輩以一竹竿繫縛
文字一卷叫覃舍人教人來取文字不得亂
放箭遂插竹竿於沙背上即令人取之始謂
恐是受招安文字及至拆開却是官告兩軸

隨軍錢糧司印一顆 御前小鍾子與甲牌
一包計百餘枚并王四廂令人所畫洞庭湖
口岸圖子一本賊見覃統制拆開遂大笑聲
言崔家水軍一萬來人前日晚被我門殺了
一箇不存衣甲鎗刀旗號錢糧一齊屬我了
也大笑吹笛打鼓而去覃統制方知崔吳二
河水軍全沒急差人告急於杜總管程吏部
王四廂未得指揮間不期是日晚賊自酉港
大震鼓聲俄有八車船八隻相銜而來船箱

盡載精銳全裝鐵甲各執鴈翎長刀光彩射
目可於中流揚欽大聲叫呼覃統制你但放
下大德山船還我放你一軍人回去你還知
崔曾吳全是天下有名水軍一萬來人只消
我三隻車船盡底殺了你門消得甚底殺也
賊船炫耀一時却回酉港覃統制又具此事
理再申程吏部王四廂即傳令速即回軍前
軍中軍後軍一面便回獨遣選鋒水軍大德
山船及十八車船三隻海鱗船三十隻却作

殿必當住賊船初更以來月上選鋒軍車船
起纜踏車起離鼎口向上以行將近二更月
高賊船大小車船不知其數追襲至風金口
江面最寬濶處交戰廝打覃統制所乘大德
山車船元是楊欽舊物楊欽不捨必欲重奪
乃與周倫兩大車船挾定攻打至中夜覃軍
勞困但得灰砲少解賊勢仍得水軍統領邢
顯見事甚危急揮小舟向上趕杜總管三樓
船復回策應百箭齊發賊船稍却再發則賊

船已退覃統制大德山船方脫其船兩邊護板悉已打空急用布帆遮箭以護踏車水一船戰士三百餘人落得頭破額裂滿身中箭無功而還大軍既回州歇泊水賊亦復還巢穴休息程吏部建議且分布王四廂甲軍於德山對岸立寨差本州正將杜誠把托又社木寨差大軍孫將把托又船場寨差大軍將官常槩把托各以五百人爲率數內常槩以程吏部犒設不均有言語遂怨王四廂

於十正月初燒寨反亂初出

州入荆南無何中夜迷路爲後

達掩襲由曾公堤轉來西門却上

路追遂至辰州界首牛欄坡被擒斬一行甲軍招撫歸隊漸至春夏之交江水泛漲社木寨地勢低平水將登岸本寨申乞近城高阜處駐劄王太尉取謀於程吏部程意不欲曰甲軍移則賊必占據其寨旣而江流入寨又向上堤防衝斷江水橫流打斷新

陂橋本寨申乞發船渡載人兵程吏部指揮
覃統制不得擅發船隻於是楊欽乘車船臨
寨放火燒屋又高癩子陸路來攻打寨柵兵
將拒敵力極並無救援其一寨兵將五六百
人一日殺盡不存緣此王四廂與程吏部不
足王四廂遣人赴 朝廷申訴即降指揮令
王四廂班師而還止是本州人兵支吾水寇
至紹興四年十一月水賊周倫寨去岳州稍
近一日令人齎申狀赴岳州太守程殿撰陳

訴稱近有僞齊下襄陽府李成太尉差人自
安復州取水路來故縣灘水寨送金帛物
文書言欲水寨諸首領各備人船戰士剋日
會合水陸並進取復向下泐江州縣得州者
做知州得縣者做知縣別命官資優加犒賞
等事周倫燕設來人以乾魚鮓脯回荅報言
周倫等止是鼎州龍陽縣稅戶為被知州程
吏部凌逼要行盡底殺戮不得為王民且在
湖中苟逃各家老小性命不曉得會合事節

發遣來人歸回後月餘日李成又差三十五人來內有鄭武功胡大夫二官員又將官告金東帶錦戰袍并羊羝之類再三相約諸寨首領剋日會合周倫知事勢異常難以依隨又恐日後多有人來相逼別生患害一夜將來人以酒醉倒盡行殺戮沉尸入江中有此事因申岳州乞就便申奏 朝廷早乞別差鼎州知州替了知州程吏部使周倫等諸寨

路保全老小耕田種地輸納二

稅復爲良民程殿撰爲申

朝廷蒙 樞密

院備奉

聖旨褒賞周倫忠義特降黃榜一

道差二使臣賡至岳州令差人送入水軍張挂安慰人民候事定日應首領人並重賜推賞榜到岳州則程殿撰已移知鼎州到任也數月二使臣却賡榜來程殿撰處投下時乃紹興五年五月初一日本州方發遣水軍計議効士楊迪知往澧州慈利縣前江雞翁柵前後江五十八柵鍾相下都首領雷德進處

投文字招諭德進下柵就令將帶黃榜安尉
山寨徒衆仍令德進差人送黃榜入水寨曉
諭榜先至夏誠寨夏誠招諸首領看榜諸人
俱來獨楊么不肯來餘人各有悔過之心是
時朝廷爲水寨楊么等有北人來結約恐
事體張大不便遂除張右相充都督岳樞使
節制軍馬本州討蕩水寨楊么等巢穴仍移
罷程吏部充都督府叅議官當年六月岳樞
相節制司大軍已至鼎州方議進兵平蕩水

寨即有龍陽縣沅州村大寨首領楊欽首先
將合寨徒衆老小萬人舟船千隻來投節制
司出首以就招安岳樞相親至城東鄰善瀆
觀老小舟船次到報恩光孝寺基寨受楊欽
降拜岳樞相喜楊欽率先出降乃恕其罪申
稟都督行府特命以官并一行首領各次第
推賞補授名目犒設了畢即揀選強壯人充
水軍其餘者弱人並給公據放令歸沅州村
本業住坐耕種田土供丁二稅復爲良民衆

皆次躍感戴得全生路於是其餘大寨首領
夏誠劉衡全琮劉詵黃佐等諸寨悉來出首
招安不敢抵拒惟楊么兇狠乃擁鍾相之子
領妖徒緊懸寨柵車船不伏出首致蒙岳樞
相親提帳下精兵虎旅并覃統制水軍車船
前往龍陽縣江北岸直擣楊么巢穴楊么猶
執迷在車船回惶不決見岳樞相旌榮已至
尚不肯拜降却自船頭先提鍾相之子郎君
入水次提夫人小心奴入水楊么次跌入水
被水軍搭材水手孟安沒水挾起次是牛觀
察臯用瓜子拖上有餘氣未死押到岳樞相
前尤叫數聲老爺臯其首級函送都督行府
告捷奏聞 朝廷當時牛臯稟覆岳樞相言
許大楊公占據重湖作過致煩 朝廷之憂
雖一王四廂大軍數萬人猶自敗折了空回
今節使太尉提大兵來討蕩巢穴賊眾畏伏
虎威盡已出降獨遮揚么抗拒已行擒戮若
不將其手下徒黨少加勦殺何以示我軍威

欲乞略行洗蕩使後人知所怕懼岳樞相曰
楊么之徒本是村民先被鍾相以妖怪誑惑
次又緣程吏部懷鼎江劫虜之辱不復存恤
須要殺盡以雪前耻致養得賊勢張大其實
只是苟全性命聚眾逃生今既諸寨出降又
渠魁楊么已被顯誅其餘徒黨並是 國家
赤子殺之豈不傷恩有何利益况不戰屈人
之兵而全軍爲上自是兵家所貴若屠戮斬
馘不是好事但得大事已了仰副 朝廷好
生之意上寬 聖君賢相之憂則自家門不
負重責於職事亦自無慚也連道數聲不得
殺不得殺於是牛臯無辭而退遂行撫定諸
寨一時了當當時識者興嗟曰岳樞相可謂
賢大將矣觀其答牛臯之言則正合老氏所
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
爲上其不允牛臯洗蕩之請則其以恬淡之
道自處而臻不戰而勝之功固已雍容於胷
中彼區區甲冑之流豈足以識其操略哉先

是程吏部以兵力不加楊公乃謀密募人入水寨圖刺楊公未得其人於紹興三年五月內青黃不交之時水寨人飢困本州所集沅南漁戶甲頭蘇成招誘到楊欽小寨下不係出戰人唐教書等五戶共老小二十餘口歸投就食內唐教書頗能道賊寨中事程吏部一日與盧撫幹坐於齊武堂呼唐教書來問楊公寨去處可以使人去得也無唐曰如別箇寨柵猶自通人來往唯是楊公寨大段

緊密水泄不通曰逐離寨二十里陸路使人巡邏遇夜伏路水路日夜使船巡綽寨門外令群刀手把定便大蟲豹子也則入去不得程吏部曰若恁地却有箇甚道理去得唐教書曰除是飛便能入去得於是程吏部大笑曰那箇生肉翅人使之以去耶乃顧謂盧撫幹曰茲事當且止也此說當時邦人皆但知楊公水寨不通線路難爲近傍初不以除是飛可入之說爲先兆也及至六年岳樞相提

大兵來平蕩楊公巢穴邦人方省憶唐教書
之言於三年前上天已自差下神將專了賊
事只待時節到賊人合滅而此一方生靈有
福星臨照始得平定安樂豈是等閑之事耶
人謂楊公等弄兵重湖數年狂猖作過驚擾
州縣人民苦於應副軍期科敷差役之苦不
堪其命今一旦遭遇岳樞相之來不施一鏃
不用一戟不動聲氣談笑之間了此大事息
甲停戈各獲休息復見太平景象則其恩德

布在荆湖雖千載亦以不朽人亦孰得而忘
愛惠之厚也爰自建炎三年水賊楊華楊公
等起事至淳熙九年已歷五十餘年未問府
縣人民生齒安居樂業繁夥熙熙至如龍陽
縣上下沚江鄉村民戶無慮萬家比屋連簷
桑麻蔽野稼穡連雲丁黃數十萬皆自岳樞
相恩德保全之所由出古人言愛人者必有
天報有德者必有其後今常德之人每聞岳
樞相之官稱者必有手加額茲可以卜人心

之所感仰也克昌厥後豈不宜哉姑叙大槩庸示將來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六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七

孫能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一

文林郎黃元振編

紹興乙卯岳武穆公受命討楊么初么盜據三苗洞庭之險衆十餘萬湖南北大被其害而又北連劉豫遙相應和待虜騎臨江謀

欲席卷東下官軍屢劾 朝廷命公討之先是
靖康初趙九齡爲御營機宜張所爲河北
宣撫使辟九齡兼幹辦公事公始從河北
軍九齡一見便識公爲天下奇才公亦推九
齡之智謀及公之討楊么欲辟九齡爲幕客
九齡不果行初九齡見先父縱 紹興初所
上論兵書乃與先父定交至是遂薦先父以
自代公乃辟先父主管機密軍行至潭潭帥
席參政賀公墓中得士曰某在後省時所閱

二千餘書無如黃機密者某薦之已得旨
命官爲有力者所沮此西漢人才也公喜以
告先父先父亦未嘗識席參也故公軍事必
與先父謀之先父亦感公之知己知無不言
庶乎自竭以報効於公不幸大功未立公爲
權臣中禍天下痛之先父亦屏居田野時時
談及軍中舊事嘗謂公之英威古人不能過
至於仁心愛物雖古之名將有所不逮若夫
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雖今

之老師宿儒勉強而力行者公則優爲之小子不敏憂患困苦今既老追念舊事十忘五六矣特錄其餘以遺後人且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

公討楊公官軍有以交易誘賊遂俘數百人以獻公會屬官於教場問何以處之皆曰彼殘害官軍多矣宜盡戮之先父獨無言公曰機密以爲何如先父曰誘而執之不武此正是兵機公曰會得會得即問賊曰汝爲盜殘害一方久矣今當死不足以償衆賊皆請死公曰主上聖明以汝曹本皆良民不幸罹亂驅脅至此今命我來正欲救汝輩耳又問汝在賊寨中有何可樂賊皆言寨中荒索愁苦公乃厚犒之俾之買市物以歸遺老小陰戒市人賤取其直而自償之賊歸相告語知外之豐樂如此爲之歡動皆有願歸之心一日楊公驅衆出戰官軍敗之復擒數百人諸屬官皆言前日釋之已有願歸之心今亦宜

釋之先父曰前日不殺爲其誘也今敢出戰必有克渠在其中公領之遂親閱視戮其兇惡者數人餘皆釋之賊旣感恩而畏威迫於渠魁而未得出公乃遣黃佐賫旗榜入楊欽水寨諭之降欽雖聽命而畏么未果即出先是黃佐乃欽遣來納降者旣而欽復叛故拘佐於獄公旣至乃釋其繫贈之以金復遣招欽故多疑其難信公乃命先父再往撫諭之且曰至前涂更自看事勢如何以爲進退先父曰彼正危疑一止當速往以定之乃以二弊卒從行徑入欽寨欽出迎欲庭叅先父執其手與叙同官之歡曰此見宣撫禮也欽猶以慮楊么寨聞之湏遣兵防托未可即出先父測其意尚未決乃曰宣撫命某遍撫諭諸寨乃巡歷其寨而察其形勢見其茅竹爲舍密比如櫛一火箭可焚蕩乃謂欽曰宣撫與太守監司待於城上立表下漏以俟公來過期即進兵董統制已列強弩火箭以俟命公今

遲回未往其固一死公軍亦無噍類矣欽即
時與諸將一行徒衆二萬人隨先父同渡來
參先父既渡即先馳歸報終日無食疲劇殆
不能自支公喜甚就城上設榻令人扶先父
少憇即日奏功楊欽既出降官軍進據其寨
楊公驅衆登舟衆莫爲用公乃投水鈎出而
斬之群盜盡平十餘萬衆不血刃而來歸者
以公宣布 天子之威德而以不殺而成仁
故也

賊衆十餘萬擇其老弱疲軟者給據爲民取
其疆壯者爲軍命屬官輪日給據復輪至先
父認得老弱數人前已請據者今乃代人來
請其人不伏而喧公聞之謂先父曰人衆如
此何以辨之審也先父曰此曹慣於爲盜久
矣故每放一人必再三相視果不堪爲軍乃
放之不然大軍去後復聚而爲盜矣公乃親
詰其人而終不伏先父請試搜其身果得已
給之據公大喜盡以委先父不復輪日矣先

父繫盜請給者將斬以徇其餘僞者紛紛遁去既給畢陰釋盜請者俾逸去自後無敢盜請據者於是得疆壯者數萬人以充軍而軍益壯矣

軍將還先父言於公曰孔明所以七擒孟獲者慮軍回而復叛將以此服南人之心也故孟獲曰公天威也自是南人不復反矣今且不血刃而平大寇散匿於湖山者亦多矣賊見德而未見威其懼其復反也宜耀兵振旅

而歸公乃大閱軍律嚴整旗幟精明觀者無不咨嗟嘆息知王師之有律也

先父始以進士借補從事郎撫諭楊欽二率衆出降公奏功請正補已而都督府作詔旨行下授昌州文學公以先父功多賞薄寢之不下欲復論奏先父聞之請於公曰某士人也家世以忠義徇國平居嘗謂中原未復諸將有已極富貴者何以用命今日纔立微効豈可與朝廷論功乎但得宣撫見知俾

某得効其愚計他日成就未晚也且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固不宜與都督少異也公喜曰
吾人豈欲言功但恐將士之賞薄不能無缺
望者耳已而都督府旨揮但云當使到來不
煩寸刃束手來歸所有將士暴露良勞各與
轉一官果如公所料者

楊么未平時士人來獻書者紛紛先父請考
其優劣而為禮之厚薄有屯駐將郝最門客
侯邦言利便可採先父薦之公命留之帳前

聽候最疑邦言已軍中陰事遣

言已為宣撫圍子隊最將邦數

畏公威名不敢遽殺乃以邦為

父告於公曰士大夫多耻從軍

下士莫不歸心侯邦舊太學士

失身於最今來獻利害而一家

傷沮衆士之心以干我之軍法願

怒曰郝最何人敢殺士人即呼帳

治之先父曰侯邦得鈞旨

難拘制其出入故為最所擒今
某不可自安於軍中提轄至公
人而為人所擒汝不知乎提轄
先父之言公即命移文於最取
曰侯邦至而一人一物有傷則
皆行軍法及邦至公命送歸本
領公文申蓋慮最中路邀殺之
士類如此

嘗軍行遇雨公下馬徒步屬

里至一廟宇懃公勞勉屬

矣然士欲立功名亦須習勞其
安逸故雨中徒行以習勞也廟

公指山問屬官曰諸公識黃龍
其下城如此山之高某舊能飲
嘗有酒失老母戒某不飲主

自後不復飲侯至黃龍城大張樂
以觀打城城破每人以兩橐駝金
今日之勞有一屬官曰某不要公

要觀公之志直欲恢復燕地蕩其
中原而已也

公自奉甚菲薄屯駐將郝最飲食
其寨而食素最以酸餠爲供公食
最曰此名何物曰酸餠公曰某平
食此顧左右留其餘以爲晚食不
甚愧公性嚴重語不輕發於僚屬
但語次間微見其端而聞者懷然
屬官會食惟煎猪肉麩麪未嘗兼

人供雞公曰何爲多殺物命庖人曰州中所
送食也公命後勿復供公與士卒同甘苦不
復以口腹自累然亦出於仁心愛物者如此
提轄官有杖士卒者公曰且教訓之勿輕笞
辱也然取人一錢者必斬故士卒樂於用命
嘗謂先父曰某之士卒真可用矣潁昌之戰
人爲血人馬爲血馬無一人肯回顧者復中
原有日矣

公命宅庫除宣賜金器存留外餘物盡出

貨以付軍匠造弓二千張先父曰此軍器當破官錢公曰幾箇劄子乞得其速欲用故自爲之

一日行軍至一店見其屋新蓋茅而有少缺處公呼店主人問之此必我軍士取汝茅乎店主曰宣撫之軍未嘗一毫擾人此自偶缺茅耳公曰豈有汝新蓋店屋而缺此一束茅立命刷之須臾刷到一馬軍即欲斬之軍曰非入取其茅也下店飲食繫馬於簷忽聞宣撫來急上馬來不覺誤掣下店主舉家泣告實不曾擾猶杖之百而後行

公謂先父曰戰陣旣交手執得槍住口有唾得嚙則已是勇也機密儒生未嘗歷戰陣到中原見大戰則心動矣先隨某入小陣以觀戰某令機密立馬處必無害也若欲便溺切勿離馬及蓋數十萬之軍其目盡在某一旗上機密若往來不定則軍人一暗箭射殺之矣蓋惡我亂其目也大陣皆動然後可隨衆

動也蓋公神勇每戰嘗自爲旗頭身先士卒
先父力諫曰猾虜或識之聚疆弓以射我奈
何雖公忠義神明相之自不能傷然非大將
之事也公曰昔杜充留守京師某有兵二千
來受充節制始至適城外有大寇數萬充即
命某往戰充謂之杜且斬某不敢以兵寡不
敵爲辭即往說賊約降來稟充充曰我何嘗
令汝受降須爲我擒之某復往責賊以約降
而緩來今不復受降矣願與汝挑戰賊魁出

鬪某馳騎獨往奮大刀之自頂至腰分爲
兩數萬衆不戰而潰人力不至於此真若有
神助之者某平生之戰類如此

公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先父所
得最小以爲不均復以一畧分之而先父所
得復小公憮然先父曰某以一身從軍雖得
香無所用之公乃曰某舊日亦愛燒香瓦爐
中燒栢香耳後來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業
豈可有所好耶衆有愧色

公丹謂先父曰某被主上拔擢至此儻有
纖毫非是被儒生寫在史書上萬世措改不
得某局有過機密必以見告公家素無姬侍
先父被檄差出遠方妄傳公納士族之女以
爲妾先父以告公曰四川吳宣撫嘗遣屬官
來議軍事某飯之彼驚訝某之冷落歸言於
吳宣撫吳乃以二千緡買一士族女遣兩使
臣妻送來某令其立於屏後告之曰某家上
下所衣紬布耳所食糞麩耳女娘子若能如

此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女乃吃然而
笑某曰如此則不可留也遂遣還之初未嘗
曾見其面也公之不喜聲色出於性之自然
者如此漢上報虜騎大至公移檄本路備五
萬人軍資所遣止二百人耳虜素懾公之威
名望風而遁先父言於公曰宣撫威名已震
虜那敢犯我特大張其勢以動我實不敢深
入我復以虛聲應之正得其情矣然我軍仰
給於江西虜避疆擊弱他日必大入淮西以

輕兵襲江西而焚蕩之我軍乏供則自坐困
宜置一軍於江州沿江往來以爲回易可得
利以益軍資又可以開拓形勢以絕其窺伺
之心公於是立江州一軍

先父被檄在遠公嘗遣一兵持書來趣回盛
寒止一單布衫先父問曰汝怨乎曰不怨也
他軍所得請給則有減剋又如科作納襖之
類自身雖暖老小則凍餒矣宣撫則不然所
請食錢若干不減一錢聽上自用之某自因
家累重而費之非在上者有剋於我也何怨
之有

公奏戰功必以實未嘗徇私而寄名虛奏公
之子宣贊雲勇冠三軍攻隨州手持兩錐首
先登城公乃奏其功與妄將私暱竄名戰士
之中以冒官爵者異哉此士之所以樂於用
命而服其至公也

紹興六年冬公親提兵往取蔡州二更令下
三更即行至蔡州其濠水深闊城上惟植黑

旗並無守者每進攻則黑旗動然後一隊兵上城相禦退則復下勢不可攻乃歸董先爲殿劉豫伏兵俟我軍退則追而掩之我之後軍逢彼踏白者爲親戚且素聞公之德遂泄其計曰汝宜撫自來有兵二萬人七分披帶持十日糧今糧盡而歸劉豫遣李成等十大將各將萬人先各賜宅一區宮女十人徑來掩彼軍約盡擒之直造鄂州我軍人持一繩得南軍穿其手心每十人作一串鼓行東下會即至矣董先見賊悉得我軍之實馳報公董先遂擇險地伏其軍於林莽中獨據河橋以待之湏臾李成等至見董先舉繩以告之悉如踏白者之言謂董先曰汝勿走我今先擒汝先荅曰我定不走只恐汝走耳賊見董先待之閑暇疑有伏不敢徑進每遣兵來戰董先則旋出林中兵一二隊以應之彼退則又歸於林中賊益疑相持久之公領大軍復回李成等望見如銀山擁出於衆山中即遽

奔潰公渡河追之三十里而止擒其將數十人俘其軍數千人而歸公厚以錢布勞所俘之軍告之曰汝皆中原百姓國家赤子也不幸爲劉豫驅而至此今釋汝見中原之民悉告以 朝廷恩德俟大軍前進恢復各率豪傑來應官軍其俘皆歡呼而反公乃貽書與蔡之守者蔡人感公釋其俘遂請降所擒之將獻于行在所其後講和復割蔡州與虜有通判者不肯臣虜自縊而死

紹興七年 車駕親征幸建康公來扈 蹕問先父曰其將入 覲以何爲先先父曰當以取汝穎爲失計而攻圖之旣取之不可守而復失之亦徒勞尔公曰安坐而不進則中原何時可復先父曰取中原非竒兵不可公曰何謂竒兵先父曰宣撫之兵衆之所可知可見者皆正兵也竒兵乃在河北公大喜曰此正吾之計也相州之衆盡結之矣關渡口之舟車與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來無礙

宿食有所至於綵帛之鋪亦我之人一朝衆起則爲旗幟也今將大舉河北響應一戰而中原復矣先是 朝廷罷劉光世軍欲以公代之併軍大舉公旣 扈從至建康 太上知公之可大任也獨召公至寢閣 命之曰中興之事 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受節制外其餘並受卿節制已而有忌公者沮止之公忽召先父出示張都督簡板乃却公宮祠之請公曰其所條具交軍事件一日可辦今乃令某先行留屬官以待命此必事已中變故令某先行今功不成矣某所以丐祠也公不樂而行先父曰某家有老母而以身從軍者欲效尺寸之長以報公知遇也使前有立功之地某死亦不顧今事旣乖則某亦將歸養以爲後圖他日從公未晚也公乃許先父謁告省已而 朝廷乃以呂祉代劉光世遂致酈瓊之叛蓋光世之軍多陝西之盜賊最爲揉雜而難治西人重世族光世乃

世將故僅能總統之酈瓊王德皆光世之愛將也二人平日不相下若得威名之將以代之則可以駕馭而立功 朝廷始以公代光世得之矣已而中變易以呂祉故二將無所忌憚而鬪瓊懼而謀叛劉豫又以高官重祿以誘之所以喪淮西之一軍不然公成恢復之功矣今天下庸人孺子皆知公之威名至於公之大計與夫功之所以不遂者士大夫蓋未知也元振幼從先父於軍中親見其本末平居追念前事未嘗不歎息流涕於此故誌之於遺事之末云

南昌武寧縣城隍祠岳忠武王遺

像記

新添

儒林郎前隆興府武寧縣尉建

安章 子仁撰

嘉定癸未秋初筮豫寧警曹領事已告至于羣祀暨扣城隍環視繪堵間有魁然容兒儼然冠裳而隅坐者駭而問焉祝曰是 故忠

武岳王遺像也竦然不覺板之斂膝之前而
首之頓致敬亟退猶未暇訪其故也不數日
隨牒下里酷訝邑在萬山中壤地頗狹而生
齒極繁因召故老訊之咸舉手加額曰昔在
紹興初叛將李其姓者巢穴我疆井溪壑我
蓋藏立將丘墟我室廬膏血我骨肉執方危
如累卵造物假手我 忠武岳王忽提師由
鄱來壓境三十里間水適暴漲衆方需渡
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由

是不鳴一桴不施一鍬而解一邑倒垂於指
顧之間丕休哉遡源生齒之繁實 王續迓
我祖之命于天也昔之所活者一人今不知
幾千萬人矣昔之所全者一户今不知幾千
百戶矣凡斯世斯人各有所謂我生之祖由
禰而上皆是也惟吾土吾曹獨有所謂生我
之祖也 王之謂歟噫歎不有我祖孰有
我身不有我 王孰有我祖祖固吾身肇開
之天地矣 王又吾祖再造之天地也息斯

勤斯子孫孫子有心能識有口能誦而迄無
毫髮能報萬分之一也言既涕零如雨時亦
感慨之深不能自禁其悲且泣因思圖像于
載血食一方回視下馬伸舒之墓墮淚叔子
之碑其愛尤深敬尤至者歟自是每持瓣香
吊英爽必顧瞻徊徨移時而不忍去復念堂
室未正位兒未尊疑於揭虔妥靈之道爲未
稱願與邦人之特達者別卜吉土

聳觀覘而移崇奉僉言城隍吾土之司命而

王吾人之司命也朝夕起敬於斯歲時與享
於斯非但祖之而已直所以神之也且其靈
與神等矣謹勿易區區愛莫助之祇加葺飾
少寓勤倦其爲敬若嚴君事若上帝之意三
歲則猶一日滿秩受代復走羣祀欵謝東歸
獨於薌火倍切依戀邦人因謂述厥事以記
諸壁靡敢以迫行辭遂取曩之所得於故老
者筆之且臆爲之說曰天未厭 宋 王稟
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 王抱憤氣赤心

而死天乎天乎豈其才矣使不畜其用大其
任矣使不狹其成雖九廟之耻立談可雪
何但紆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
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
之疆域哉竊謂王之心日之麗天也茲邑所
覩者特容光之照爾王之澤水之行地也茲
邑所被者特始達之泉爾矧成績之紀合登
太常羽言徒以亞而瘡豐功之報宜侑清廟叢
祠反以爲瀆文成亟示邦人之耆宿者咸曰
雖不中不遠矣願相與大書深刻之丙戌秋

鄂國金佺續編卷之二十七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八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八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二

永州判官孫道編鄂王事

漢川縣尉吳拯編鄂王事

鄂武穆王岳公真讚 新添

廬陵劉過題鄂王廟六州歌頭詞並跋 新

添

建安葉紹翁題西湖岳鄂王廟 新添

從事郎前永州軍事判官孫道編

岳王翔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母家姚大翁甚喜其爲人宣和四年令鎗手陳廣以技擊教之一縣無敵一日有黃冠者見之謂曰子貴人也在坐諸公極有貴人宜自愛姚問王至何官曰他日在政事堂執政諸人憮然黃冠旣去王因幹至縣有李廷珪者本係太史

局以罪編隸相州偶到湯陰王以五行示之許至兩府且歎曰世亂矣其後同縣李道官至節度使王貴承宣使徐慶防禦使姚政團練使王萬橫行自餘隨王者皆正任廷珪亦武翼郎興國軍都巡檢使王至少保樞密副使

鍾老爺旣破賊白德者領其子子義號太子與楊公聚衆於鼎州龍陽縣洞庭湖有衆八萬號十萬置三十寨其船有望三州大德山

之類三千隻。朝廷亟命王瓌討之，敗。統制崔增死于兵。知鼎州程昌禹及帥府遣間招誘，皆俱受賊害。自是楊么子義遂僭乘輿之服，立三衙殿帥劉行馬、帥黃成步、帥夏猶兒、統制張彥通、黃缺子周倫、白德、楊欽等，頭領八十餘人，猖蹶於湖外。朝廷命右僕射張浚都督荆襄，以岳王爲制置使，王乃致楊欽，結以恩信。欽樂爲用，獻策云：「公所恃者舟楫如堊，三州大小德山之類，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湖水舊不及丈，公置堰閘十餘年，間所以瀰漫。欽本任閉塞之責，盡知其詳。乞二十人往開堰，水入大江，使舟船不能動。又公船皆用車輪，乞以青草數千百萬束散之湖中，其輪必有窒礙。」王從之。兩月果破賊。么赴水以死。遂斬子義、白德等。自餘附和願充刺之外，聽其復業。湖襄賴以安靖。浚大喜，露布以聞。時趙忠簡爲首相，寄詩張德遠曰：「一掃湖湘氛穢消，生民塗炭得逍遙。更須早掛風。」

檣起共看錢塘八月潮蓋 紹興五年六月
破么故有是詩云

虔州村民李洵者長大有膂力鄉人畏之後
彭鐵大與王彥廖家姊妹三人唱亂洵從之
衆以爲首領號李洞天占據固始洞積糧洞
上金帛婦女皆在其中岳王爲招討數月破
江西賊大小百餘火惟固始洞最後蓋洞高
而險王用大木先縛天橋八座日使人上諸
賊槓木砲石以下官軍不能上者累日王之

爲天橋也正欲其盡用槓木砲石俟其無備
也方以計激發火隊以前後鑿心杷山而上
甲軍繼之一戰盡獲民復按堵故湖之南江
之西比屋繪像事王如生

虜人犯漢上岳王遣董先牛臯李建傳選將
數千人迎戰臨遣令聽先節制先深入逢虜
騎萬餘先一麾軍退臯輩告先曰不戰便退
不惟虜人相輕歸則宣撫不赦旣如此不須
深入先不從退百餘里始劄寨其晚虜亦駐

軍黎明先領軍又退百里虜人每襲人至散
方擊及百里又劄寨次日復如前先遂與牛
臯等議曰諸君要與虜戰今日正當効力湏
死戰可矣既擊虜先身插數小旗用小鼓小
鑼與虜騎對壘使步人皆坐先出戰走馬覘
軍畢候虜騎近出小旗軍起立再旗擬定鳴
小鼓前擊虜衆不動鋪鎗作走勢虜騎方向
前再鳴鼓向敵又未動如此者三虜騎動分
四頭項擊虜騎歸至唐州界牛蹄白石方飯
伏起旗幟遍山虜實驚怖俘獲甚衆得馬三
千疋騎兵千餘人王得此馬三千疋軍勢大
壯先除軍職正任承宣使

趙鼎張浚同秉政時荆湖南北二廣宣撫使
岳王就撥諸路錢二百餘萬市馬川陝廣西
印號分隸諸軍訖以帳奏 朝廷魏公當日
判送檢詳房磨次呈忠簡公却之令聚廳時
稟趙語諸公曰韓張輩恃功自伐頗虧事上
之禮惟岳親邇儒士稟命 朝廷爲將之職

理固當然第諸將不能行而岳獨能行正宜
獎異以成其善意今反苛究於有司事必窮
實儻支使冒昧必寘法斷遣不舉則棄法如
韓張輩用度自便抑而不問既無明罰今岳
舉而奏之事方磨究他日焉肯稟奏事繫
國體在岳合稟只當判照使岳知 朝廷不
以有司相待諸公服其斷

岳王在鄂州爲宣撫使紀律嚴明路不拾遺
秋豪無犯軍民皆樂雖古名將無以加邵緝

公序上蒲庭芳云日落旌旗霜侵甲冑塞角
聲喚寒更論兵慷慨齒頰帶風生坐擁貔貅
十萬嚼枚勇雲戟交橫橫嘖笑羗戎授首千
里靜撓搶九州人競樂提壺勸酒布穀催耕
盡芝夫堯子歌舞威名好是輕裘緩帶驅營
陣絕漠橫行功誰紀風神宛轉麟閣畫清明

青一云

紹興講和湖廣京西宣撫使岳王謝表有云
身居將闡蹟無補於纖埃口誦詔書面有慚

於軍旅檜怒便有陷王之意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並除
樞密使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岳飛除樞密
副使是時汪藻彥章知徽州以啓賀三樞云
累歲賢勞蟻蟲幾生於甲冑一朝釀賞貂蟬
果出於堦几整時論稱之

江東邵緝獻書向者孽虜長驅江海橫罹其
毒天下之勢岌岌殆哉如人中虛氣羸而風
眩痰痊之疾卒然乘之家人稚子驚號於前

而庸醫愚巫顛倒却走不顧當是之時雖九
轉之藥莫投其咽盧扁之醫不過旁立側睨
而已湏其疾勢少定然後醫進藥用疾可効
而功可求也今日之事適然類此方冬春之
交胡馬蟻集海上天下根本僅隔波濤之阻
雖伊吕管樂之佐何以禦其暴哉今戎羯已
去禍患其少息矣而賢能之佐又競立於前
不於此時速發藥而力爲之則海内生靈之
禍將何時而已耶然病方危時其外證可怖

雖庸醫却走百輩不足憂而盧扁之醫居旁
不去必其氣本猶在而囊中之術又有起之
之方也向者小人皆懼而君子恃以不恐者
以閣下諸公偕在政府也今正閣下諸公發
藥而治病之秋囊中之方閣下所有千金之
藥又廣求而廣蓄之緝遠方寒士孱然無適
時之用敢持庸陋之說以干執事者之聽其
意以謂如人父兄有病方迎醫治藥而僅奴孺
子不勝愛親之心輕求枯芟小草籬下之品

而薦之鼎七之前其適用與否惟閣下擇之
而已緝竊聞中興之君得中興之佐則有功
中興之佐得中興之將則有功君視其佐猶
人欲捍難而有左右臂也人有捍難之心非
左右臂何所用左右臂奮揮而前無戈矛鋌
戟爲之撞擊排刺雖有絕人之勇無所施其
能矣方今急於中興如吾君之明又二三
執政大臣皆天下之極選上下相得誠千
載一時矣終未能立非常之功雪無窮之耻

大有以尉天下之望者此何故哉豈將非其人而然乎然將有二說不可不察也有天下之將有一國之將天下之將實難其人一國之將或有之然未見其奉職勝任顯然立功名者又何為耶特有之而不用用之非其人之過耳求其大者既不可得其次或有焉而不審擇之欲天下之早正速定不可得也以緝田野庸人而耳目之所熟者僅得一焉誠未足為天下將在今日才難之際謂之一國

之將斯可矣敢率然陳之惟閣下少垂意焉伏見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岳飛驍武精悍沉鷲有謀臨財廉與士信循循如諸生動合禮法頃在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張用二十萬之衆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戰將士蜂屯飛獨爭先奮擊迨官軍不勝它將皆鳥奔鼠竄飛獨置寨蔣山孤軍轉戰且行且擊斬首以

千百計者不知其幾諸將潰爲群盜縱兵大略飛獨頓兵廣德境中資糧於官身與下卒同食而持軍嚴甚民間無秋毫之擾虜人簽軍經涉其地者或問其威名各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幾萬餘人知常州周杞遣屬官趙九齡迎飛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人歸路悉死力以立奇功飛方啓行而常州之城先以破遂以一軍駐之宜興而羣盜之在近境者或殺或降無不摧滅之者破郭吉而降其衆斬張威武而併其軍使即日遠遁扈成已死其部曲遽自來歸飛自到宜興密與周杞趙九齡謀畫調發精銳尾襲金人於鎮江之東殺獲略盡繼遣偏裨及飛自將取間道直擣建康與金人戰大小數十合皆大獲僵尸十餘里生致酋領若萬戶千戶者餘二十人及斬胡人禿髮垂環者之首無慮三千人奪鎧仗旗鼓以數萬計且慮金人徘徊於建康京口之間勢必欲留軍江

南控扼險阻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飛能奮不顧身勇往克復建康及竟內縣鎮爲國家奪取形勝咽喉之地使逆虜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淝平定其誰之力也緝謂如飛者朝廷宜優擢之假以事權益責後來之効方今大將皆富貴盈溢不肯用命甚者握強兵以脅制上下有鷹揚跋扈之態此可復用也哉駕馭此曹譬之養鷹隼然饑則爲用飽則颺去今諸大將皆未嘗從禽而先已飽肉是以用之向敵則皆掣去不顧如飛者雖有數萬之衆其官爵甚卑朝廷未嘗寵借之眇然在偏裨之間此饑隼側翅時也如使之立其功則賞以其爵成其事則寵以其恩如鷹之得兔則飼以一鼠得一狐則飼以一禽以術駕御之使歉然有貪敵之意必能爲國家顯立戰伐之功大抵用將如醫之用藥而有狼毒烏喙之屬必求它藥此所畏忌者有以制之使之力足以治病而其毒不

至於殺人則適用而有功不然祇以爲害耳
昔唐相杜黃裳薦高崇文使討劉闢崇文素
憚劉濼黃裳使人謂之曰公不奮命當以濼
代汝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武宗之討澤
潞令魏鎮各以兵會魏師何洪欽逗留持兩
端宰相李真裕遣士卒以陳許精甲假道於
魏以伐磁洪欽聞之遽勒兵請自涉漳今
朝廷之於諸將非挾此以御之詎能責其用
哉今飛軍中精銳能戰之士幾二萬人老弱

未壯者不在此數勝甲之馬亦及千疋朝
廷諸將特然成軍如飛者不過四五人耳飛
又品秩最卑此正易與時也朝廷不收捨
旌寵之則飛棲棲然持數萬之衆將安歸乎
飛常與人言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
外而進退稟命於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
足靳哉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與
關張輩功烈相髣髴耳飛武人意氣如此豈
易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朝

廷論飛之功加之爵賞使與韓劉輩特然成
軍者勢力相抗犬牙相錯如杜黃裳之御高
崇文李德裕之御何洪欽破姦黨媮靡之風
折強梗難御之氣使之相制以爲用相激而
成功此誠 朝廷無窮之利也緝巖穴枯槁
之士自放於風煙寂寞之濱非有求於世者
誠以 國步艱難斯民嬰塗炭之禍苟耳目
所聞有可以排難解紛僅若毫髮者不得不
薦之於朝庶幾用之而天下有尺寸錙銖之

補烏呼婆不郵緯而宗周是憂懼將及焉而
已

迪功郎前漢川縣尉吳拯 編

節使岳侯飛鄴人也初爲杜相充愛將充旣
失建康猶數萬皆西北健兒訥訥謀異獨畏
侯忠勇因以主帥密白侯侯度未有部曲以
繩之陽使自結以藉上侯乘其不意與平生
三五輩彎弓躍馬儔伍中擊數十人抵弓矢
大罵曰 朝廷不負尔曹尔以數萬衆不能

斬一岳飛即能死我乃爲賊衆始戢居洪二
年下士好詢而酬酢輒不苟答或問侯何日
爲太平侯抗聲曰文官不取錢武官不怕死
即太平矣其簡要多此類侯御士尤嚴每屯
數萬衆而市不見一卒惟閱試振旅則人始
幸觀之徙鎮荆東得旨不示郡僚夜遣兵
行明日裁留疲瘁數輩導馬言別而去其平曹
成也湖南官廩無以供給縣令率皆逃去侯軍
嚼死已三日故能滅曹成迄今江左士庶間
寫其像以事焉二年京城留守杜充用侯爲
統制三年充守建康叛降于虜諸將潰散危
成戍方次第皆反惟侯一軍無所劫掠屯于
宜興時官吏士大夫軍民避虜走宜興者賴
侯率免害以是聲譽籍甚四年至湖州歸于
張俊俊薦其能于朝紹興初俊爲江淮招
討使以拒李成命侯同王瓊陳思恭皆以本
軍隸之成軍二十萬以其將馬進軍對壘洪
州來挑戰俊宴諸將問所以侯密喻其計且

請自爲先鋒擊進于玉龍觀大破之追至筠
州又敗之降其兵五萬追至蘄州又敗之侯
功第一又令逼張用五萬衆降之加神武右
軍副統制又平虔州山賊數十萬來 朝加

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
四年劉豫使李成寇京西侯與成戰于郢州
敗之又克鄧隋唐二州加清遠軍節度使湖
北京襄制置使會劉豫入寇廬州侯遣統制
牛皐徐慶救之會合張琦及豫軍戰于廬州

豫軍畏牛皐之勇不戰先走遂大敗之

加振寧崇信軍節度使率兵八萬至鼎州以
討湖賊楊太太爲其下所殺楊欽等領羣
數十萬以拒命時都督諸軍事張浚出

湖觀之知其未可攻乃歸潭州急 詔還

朝謀防秋之計會侯來浚語之侯乃出小
以示其攻討出入之要處且語浚曰此易
耳浚曰恐阻防秋之期侯明年再來討之如
何侯請除來往三程限八日擒之曲留浚姑

遲其行以待浚從之乃遣侯往先是湖南統制任士安王俊郝最等領兵二萬餘慢王燮不稟其令是致于敗侯始至鞭士安及俊議以折其氣使其賊餌曰眼三日不平賊皆斬汝輩初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至是不見一人止見士安等軍故賊併兵攻士安三日兩困之侯伏大兵四合一戰殺賊畧盡乘其備仗無心是夜舟師徑掩其營擣其巢穴遂俘楊欽等雒夏成營三面臨太湖背山勢

不降侯親往測其水淺處令善罵者二千人往罵之又悉衆運草木放上流賊營中間罵怒甚爭揮瓦石擊之而遇所放順流草木乘之一旦填滿遂長驅入其營擒夏成以獻湖南悉平會其所約止八日矣加檢校少保以其軍爲行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敗劉豫克虢州又克西京長水縣慨然有平中原之志而諸帥養寇不進侯以孤軍獨進自知無

援乃退軍虢州復遣統制王貴及豫軍戰于
商州敗之又戰于京西路敗之七年加太尉
八年來朝金人遣使來講和侯議以爲不
可宰相秦檜憾之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年金人叛盟侯遣將李寶孫彥與金人戰于
曹州屢敗之又戰于宛亭縣敗之又遣牛臯
戰于京西敗之進戰于黃河上又敗之又遣
統制張憲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府憲又
戰于陳州界敗之復陳州又遣統制董先姚
政戰潁昌府敗之又遣將楊成戰鄭州敗之
復鄭州又遣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至夜遣
其將劉政劫之於中牟縣敗之又遣將張應
韓青戰于河南府敗之遣將楊遇戰南城軍
敗之復河南城軍又遣將梁興董成戰絳州
垣曲縣敗之興又戰孟州王屋縣敗之又戰
孟州濟垣縣敗之侯與兀朮戰堰城縣敗之
再戰又敗之王貴姚政與兀朮戰于潁昌府
敗之又命張憲傳選寇成戰臨潁縣敗之侯

屢獲捷方欲深入盡復故境而宰相秦檜勸
上累詔班師憤恨而還所復州縣復失之

鄂武穆王岳公真讚并序

新添

世論唐郭子儀李光弼之優劣者未嘗不自
其大節觀之當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諸
將之進退伸縮無不自已子儀內除外徙聞
命就道光弼在臨淮凡三年及除東都留守
辭以糧運歸徐州收麥光弼亦以是淹鬱成
疾而卒此優劣之所分也雖然若子儀者固
無以尚之而光弼之事獨不甚可念乎昔之
養勇者不以一毫挫於物論劔語微忤則拂
衣去衝冠裂眦氣所激也憤而登車目光射
牛背矣大丈夫出萬死一生之力蓋世熏天
之功一旦見掣於黃口小兒死而死耳安能
垂頭帖耳受人牽傍者乎雖然使光弼而就
召亦未必死倖臣特欲困辱之使出我下子
儀亦復俛仰從就於其間而竟以自全若夫

召來而必死知其必死不疑以就命者其唯
鄂武穆王岳公乎 國家建炎南渡禦戎刻
寇東扶西支僅然自立尚凜凜也至 紹興之
八年虜以河南陝西歸我以怠我軍至十年
而奄至而我之諸將受命四出所在捷奏而
武穆克復州縣之功爲諸將冠蓋自建炎用兵
以來而我之諸將始皆精熟老者如白鍊之鋼少
者如發矟之刃縱橫捷出無不如意此正天人
合一之機千載一時之會也其如和議之說
行而班師之詔屢下何當諸將皆賀和而公
表獨曰求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
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蹟無補
於涓埃口誦詔音面有慙於軍旅此公誓不
與虜俱存之名言也夫 朝廷欲議和而有一
大帥閭閻然不肯和言必與之俱斃而後已
是其可置而不問乎故爲當時計不去公則
和議不成一日召三大帥首相置酒迂之韓張
已至而公以道遠差後飭堂厨必待公至而後

飲至則並除樞密使副未幾言者至而祠命下矣外此何說哉余嘗聞永嘉陳止齋云徃見石天民言其父嘗赴上江巡檢官夕投宿縣驛忽呵導岳少保來急急般疊出而少保已至問此何官是間無旅館可只就門房駐巡檢如言迨夜堂上張燭諸將會坐巡檢從壁隙窺之諸將起稟事密語公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而起稟者三而公三答之如初言嗚呼公豈不知此行之必死哉其鼎鼎數千里而來者

非赴嘉召也直趨死如歸耳故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其在是歟近有士夫得揚武恭王之孫伯岳者言曰武恭一日蒙首相呼召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逮岳飛赴大理又傳旨要活底岳飛來武恭袖牒徃見公公呵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為武恭曰無事叫哥哥蓋時諸將結為兄弟行自一至揚十也公曰我看汝今日來意思不好即抽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頃之有小

金代編年卷二十六
環出捧盃酒勸武恭意公必於內引決要我
同死遂飲飲竟公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我
今日方見汝是真兄弟我爲汝往遂肩輿赴
對嗚呼公不肯爲兒女之死久矣大義明於
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公之志也死生豈足
爲公道哉雖然公死而和議定而復讎之說
至于今猶復綿綿宛宛未絕而若存者其公
一死之力歟讚曰

於戲建炎實維中天楚丘始營周畎尚繇

既蓄既畚既埴既甄迨紹興十凡二七年我
馬我車我將我徒老鍊矯強百倍厥初彼尅
不知方復狃快來蹈者焦來觸者碎如熊如彪
如龍如螭九天九地瞬息無留孰遏其衝有旋
其輶雞犬亦憤草木含羞嚴嚴武穆義不共天
瀝血陳誠抗表矢言斯言之出曾不出宗朝三年
爲碧萬古怒濤公死者身不死者義于今祀
天賴以不隊日月有行星辰有紀雲徂雨興
川流山峙此義與存公義之帥巍巍鄴臺唐

堯所都賢哲萃粹河山掖扶其在安陽文武
間作忠獻王韓武穆王岳

廬陵劉過題鄂王廟六州歌頭詞

并跋

新添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填
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兩石劍三尺定襄
漢開號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何
事先烹過舊時營壘荆鄂有遺民憶故將軍
淚如傾當年事知恨苦不奉詔偽邪真臣有
罪 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
不到舊燕臣人世猶白日照忽開明袞珮冕
圭百拜九泉下萬感君恩看年年二月蒲地
野花春鹵簿迎神

右六州歌頭頃頃吾友劉改之爲 鄂王

作也改之天下奇男子六十年以義氣

撼當世今已矣簡編殘 雋永人口豐

其才而嗇其用天也奕自冠去鄉里問

江盟改之首以國士待我欲送之青雲

奕浸老數竒思辱朋友每不敢不自勉
來依庸齋先生先生負大名望愛士
出於天姿元侯之舍皆前日改之諸君
子遊地奕居之得無愧乎刊是詞欲寄
武昌故人立于王廟內書之以寓感
慨云龍乘壬申菖艾節日流人張奕

建安葉紹翁題西湖岳鄂王廟

新添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更
緩湏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
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合取
鷗夷理釣舡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八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九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



軍馬錢糧專一契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三

趙忠簡公鼎奏劄一卷

乞於岳鄂屯駐人馬

措置防秋事宜

乞支降軍馬錢糧

乞支錢糧贍給李橫軍兵

乞下湖北帥司隄備賊馬

乞賜 御筆

乞遺中使訓諭諸帥應援

奏王彥移軍事宜

乞起復

乞少寬 憂顧

日記雜錄

乞於岳鄂屯駐人馬

臣勘會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全軍人馬先

奉 聖旨起發赴 行在續蒙存留在本路

虔吉州平蕩賊火臣契勘湖北鄂岳州係在

大江之南與江州洪州興國軍地相連接最

是松江上流控扼淮甸京西實為荆湖川陝

喉襟要害之所今來防秋在近鄂岳之間理

合預作措置防備不可無重兵捍禦其鄂州

雖有帥臣屯兵數少及本路見管軍馬計一

萬餘人頭項不一其間大半是招收烏合之

人以至器甲大段未備萬一有警深慮難以
支吾臣今相度欲乞將岳飛軍馬候討捕虜
吉賊火了日特降 旨揮令往鄂岳州屯駐
所有合用錢糧專委湖北及鄰路漕臣分認
應副如蒙 俞允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
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東兩浙亦獲安妥及江
路通快舟船往來悉無阻礙欲望 聖慈詳
酌特降 睿旨施行

措置防秋事宜

臣契勘即日防秋是時臣雖夙夜惕厲思所
以廣爲隄備第念事勢相形利害安危固有
緩急輕重儻非先事建明遠瀆 聖聽恐一
旦措手無及恭惟 清蹕見駐臨安二浙閩
中爲近輔江東淮甸爲要藩自行朝達鎮江
建康屯宿重兵無慮十萬距京師約三千里
非不深且遠可恃以安然江西一路北際陳
蔡廬壽西連潭衡荆襄比他路邊面最爲闊
遠僞齊見遣兵將力守光州爲備數年頗聞

農種漸廣自汴由陳蔡至光纔三百里復與
蕪黃接界亦粗有糧可因臣策偽齊萬一會
合金人再來相侵當數路並進而鎮江建康
既已有備必由光州直擣蕪黃旬日便到江
上虜船造棧乘間南渡聲搖江湖人心摧於
傷弓當鳥驚魚散支吾不暇將見行朝亦
不得莫枕則建康鎮江雖屯重兵固已無益
於事矣况已酉冬胡騎已嘗出武昌岸徑趨
興國緣山疾馳數日傳洪州城下前車之戒

未遠則江西今日利害安危豈不重且急乎
臣計本司見管軍馬共一萬六千餘人皆是
招收烏合之衆除輜重火頭等外可使出戰
僅及萬人才足以屯防近裏州縣隄備盜賊
豈堪前當大敵近奉聖旨留岳飛全軍先
分萬兵駐九江士馬精勁似可倚仗臣愚見
尚有二患邊面闊而偽境近則師不可不益
師旅增而贍給廣財不可不聚謂如江州興
國軍西抵岳鄂皆據大江上游曲折千里空

扼要害受敵處多自湓浦以上江漸狹隘至
霜降水落則一箭可及一葦可航非若下流
深闊多阻未易侵越也今計岳飛兵數二萬
一千有餘除火頭輜重守寨疾病人外實得
戰士一萬五六千人忽有警急迎敵保城臨
時應機猶恐分布不給兼岳鄂人馬無多安
能使掎角應援臣欲乞 朝廷更摘那數頭
項堪任出入將兵時暫付臣相兼使用又本
路州縣屢經兵火殘毀繼以連歲討賊大兵

十二萬三千餘貫米一萬四千五百餘石數
目浩大近蒙 朝廷差撥岳飛軍兵一萬人
往江州駐劄岳飛止差五千餘人前去未敢
盡數起發蓋緣去年本軍在彼屯泊之日錢
糧闕少轉運司應副不繼有悞指準致本軍
殺馬剪髮賣鬻妻子博易米斛幾至生事今
來措置防秋盡發軍馬沿江守把兵衆費廣
理合預行椿辦不可少有欠闕臣見將岳飛
一軍逐月所用糧食催督轉運司接運本路

米斛起發外唯是全闕見錢支遣若不控告
朝廷給降應副將來定致闕絕有悞軍事欲
望 聖慈體念本路闕乏特降 睿旨支賜
錢四十萬貫準折金銀降下以充本軍三月
之用或將吉州推貨務見今入納錢物截日
盡數就便支撥候過防秋日住罷庶免臨時
往復 奏請有悞 國事

乞支錢糧贍給李橫軍兵

臣契勤近據諸處關報襄陽失守鎮撫使李
橫等退師到漢陽軍界臣先權宜措置移牒
李橫等將所部軍馬擇地利去處駐兵掩擊
賊馬續承岳飛諮目李橫等已至蘄黃州一
行兵馬旣經潰散若在江北住劄必不能安
或令過江相兼捍禦却可爲用臣亦已牒岳
飛從長措置令逐項軍馬過江安泊老小了
當整齣前去相兼捍禦及牒李橫李道權聽
岳飛分撥使喚并逐急差官水陸幹運糧米
起發應副已累具上項因依申奏 朝廷去

訖今月二十八日承岳飛公文探聞李橫等
人馬被番偽賊兵潰散前來各無鬪志見有
作過之人李道牛臯兩項共有人兵千餘人
已到江北岸張家渡及李橫翟琮董先等共
約有五千餘人已起發漢陽軍其李道牛臯
再來申告乞聽岳飛節制內李道單騎已到
江州臣契勘李橫等一行人兵今相繼前來
本司已逐旋起發糧米應副外所有日後合
用錢糧未有官司主管今且以六千餘人約

用意不淺蓋輕兵追襲爲患速而小占據上
流爲患緩而大計 朝廷已有措置非臣愚
慮所及緣上流旣失即自漢陽而下泂江諸
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防
秋而已臣已 奏稟乞 支降錢物打造戰
船不惟本路合行計置竊恐泂江諸路亦當
如此兼聞光州順昌府各儲糧十數萬今則
未見動息觀其意向必有所用臣除不住移
文制置使岳飛及本司所遣兵馬遠布耳目

益嚴防守并召募硬探直往襄陽已來伺察賊情外所有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隸更望 聖慈特降 睿旨嚴切戒約過為隄備庶免意外不虞之患

乞賜 御筆

臣今日得岳飛書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臣竊惟大軍一舉所係非輕臣願 陛下以收復境土拯救生靈為念誠心默禱克享成功仍乞 親筆賜飛勉以盡忠體 國之義使之激厲將士共立功名臣已累具 奏陳乞在外宮觀然備位大臣不敢以中外為間併幸 睿察

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

臣昨日具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惟 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使偽境益有輕慢 朝廷之意臣願 陛下曲留 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

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糧等事督責有司速
為應副頻以親筆敦獎激勵且使諸路帥
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

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
遣發王德鄲瓊共以萬人屯舒蘄
間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
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
仍行下岳飛照會

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
胡世將荆南解潛等各務盡忠體
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
食及應干軍湏等事一一應辦不
得輒分彼此致失機會

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
世已遣中使諭旨使先知陛
下丁寧之意臣已請宮祠既聞
聖訓不敢不盡愚見

貼黃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

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

奏王彥移軍事宜

臣等適蒙 宣諭王彥移軍事臣中間與張浚議及此事浚言彥病甚其次無可委之人萬一彥死其衆無所統屬所以有併歸岳飛之意儻如早來 聖諭召彥赴 闕則荆南錢糧不足其次旣無可以倚仗之人切慮別致生事臣等商量欲作書與岳飛候飛移軍襄陽駐劄定然後行下王彥 除命及一面召彥前來則其衆已在襄陽部內不能轉動矣更合取自 聖裁

乞起復

臣等契勘今日據岳飛下參謀官李若虛申岳飛於三月二十六日丁母憂乞別差官主管人馬臣等檢會大將丁憂例合起復緣初八日歇泊假欲從密院先降 旨揮照會起復今日下依舊主管人馬措置渡江於初八日進熟狀鎖院初九日 降制

乞少寬 憂顧

臣於今月初九日準金字牌降到 親筆手
詔以臣在郡之久無甚罪戾曲加獎諭仍戒
飭防秋等事臣孤遠書生本無榮望夤緣超
躡皆自 陛下親擢顧惟 恩遇之隆九死
不足塞責而孤忠寡與動觸怨仇重蒙 全
宥之私久竊宮祠之祿方杜門屏息幸保餘
齡載被 詔除更帥兩路雖以勤對拙不敢
辭難而才力單微訖無可記惟 陛下眷憐

舊物闊略愆尤併示 褒嘉益難矜荷至如
秋冬防托乃臣之職敢不仰體 聖訓勉効
萬分近岳飛到已發兵屯駐江上凡軍中事
務一一商量措置飛久在江西人情地利素
所習熟今 陛下委付如此必能感激奮勵
向前立功臣謹當委曲協濟以圖報稱伏幸
陛下少寬 憂顧所有條畫事宜節次奏稟

日記雜錄附

紹興六年丙辰歲九月時奏 車駕在道初

二日發北郭亭晚泊臨平鎮 奏事舟中方
論奏岳飛之捷 上顧謂右揆浚曰岳捷固
可喜但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之計
然兵家不慮勝唯慮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
知後段如何 復顧某曰卿等更熟慮某等
奉命而退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 奏事河亭因
及岳飛兩捷俘獲之物 上曰兵家不無緣
飾此不足道卿等因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
非爲核實具有吝賞典但欲知事宜形勢措畫
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旣至伊洛
間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
青之來常有往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
間人嘗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間金人頗
患之今年春併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
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青兩河人呼爲梁小
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今雖出力
就招然未嘗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保

金作續編卷二十九
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
羈縻之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曹必爲我
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恩德如何吾料
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曰願陛下進
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願竭
駑鈍裨佐萬一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收
復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
十三日晚得岳飛收復西京長水縣捷報仍
云已收兵復回鄂州以糧不繼也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九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三十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四

南劔州布衣上 皇帝書

范澄之

高郵軍紹興三巨公祠記

戴楠

郢州忠烈行祠記

王自中

宜興縣鄂王廟記

周端朝

宜興縣生祠叙

錢謙

祭岳鄂王文

并序

新添

李臯

擬建儲劄

朱熹

乞昭雪奏劄

杜莘老

論已破汝穎商號伊陽長水乞豫防虜

叛會合之計奏劄

陳公輔

南劔州布衣上

皇帝書范澄之

臣嘗謂天下之人無愚與智皆能指之而爲高者天也無遠與近皆能指而爲明者日也

夫天與日無愚智遠近皆知其爲高且明者以其臨照之廣且大也臨照之廣大則蒼然者宜無所不該赫然而天者宜無所不顯然而天下之物固有所不該固有所不顯者非天與日之不臨而照之也蓋物或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不能以自暴白於天日之前則雖天與日之高且明亦不能自該而自顯之也及乎幽暗隱蔽者有所待而昭徹然後天日高明之功全而無所或虧矣惟人君之治天

下天下之人尊之爲天日也仰之爲天日也
又喻之爲天日也夫尊仰而又喻之者以其
勢之無所不臨而無所不照也旣無所不臨
而無所不照矣然天下之事果無所不該歟
果無所不顯歟設有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
勢不能自暴白於人君之前爲人君者豈能
知之乎此必有待焉苟能徹其幽暗去其隱
蔽昭然伸剖使之暴白於冕旒之前使人君
高明之功遂全而無所虧顧不偉哉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施普離明繼照即位十五餘
年中興之功遠過漢唐天下之人愚智遠近
指之爲天指之爲日凡尊仰而又喻之者爲
未足道也然天下之事尚有未該而未顯者
臣請徹幽暗去隱蔽曉然明白於陛下之
前使陛下高明之功遂全盛而無所虧願
陛下試詳聽之竊論天下之勢有輕重童子
能知之天下之事有疑似聖人難知之惟其
難知此所以不可不辨方陛下中興之初

以韓世忠鎮淮西以張浚鎮建康以岳飛鎮
荆襄付之以方面之權以制虜人當此之時
將帥爲重及 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憂尾
大之禍駕御籠絡而寵之以樞密之任天下
之人皆駭矚而虜人聞之亦褫魄當此之時
朝廷爲重此輕重之勢童子能知之矣旣而
張浚泄諸軍岳飛奉朝請而 陛下之睿謀
神斷愈益高明然昨覩榜示遽以樞密行府
見勘張憲其謀有累於岳飛遂逮繫詔獄連
及妻子天下之人不知岳飛之罪又畏扇搖
之誅莫不顧盼相視傍徨不能去如病瘖之
人終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出於疑似之
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帝之治天下
如天日之高明矣蕭何爲相國得罪下廷尉
此何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暴
白於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
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
帝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爲太

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暴白於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高祖孝文之於蕭何勃既捕之於前又釋之於後後世之人不以爲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愈明也今陛下捕繫岳飛是飛有以取之也是飛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也是非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以其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暴白於陛下之前而陛下孰得而臨照之哉况方當迅雷震霆之怒勢不及於掩耳而天下之民踈賤無知不敢爲陛下言百官有司各有攸職不肯爲陛下言宰輔之臣媚虜急和又決不爲陛下言是陛下卒不得而臨照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以不敢不爲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愛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寬仁者不足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

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於偏裨有睚眦之隙者必煅鍊以成獄岳飛之治兵嚴肅而尚威此疑其得罪於偏裨者也張憲之文連主帥此疑其煅鍊以成獄者也煅鍊之獄雖成而萬一有疑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陛下廣高明之見而以情察之可也况武夫悍卒不知禮法多不能自避於瓜李之言夫岳飛未遇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陛下下笏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之權而典副樞之任陛下何負於飛而飛乃爾也議者以韓信之事爲說是大不然彼韓信者是漢高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高祖嘗許之以真王者也既定天下遂奪其齊楚而侯之是信之所以怏怏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陛下未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十年之間取陛下三公於其志蓋亦足矣且身居陛下禁城之中去荆襄數千里之遠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

其命如平昔者也况今楚泗建康荆襄之軍皆陛下之軍也彼其將帥士卒自知身屬陛下固已安之矣或恐一旦聞有所謂分析離散之事而驚駭亂常亦其理也彼其平生以甲冑干戈爲周身之具當其驚駭亂常之時而擐甲執兵又其理也若於此時喻而安之宜無有它嘗觀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也其子晞屯邠州軍士放縱段秀實取而殺之闔營大噪環起而擐甲秀實笑而諭之一軍遂寧當是時使秀實究獄而以一章至長安則子儀又在疑似之間也唯秀實能諭而安之不以聞於唐帝故子儀免疑似之嫌而關輔之兵不擾向使秀實生於今日爲陛下措置此事則飛必不居疑似之嫌况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銳意於恢復祖宗之業是豈可今將帥相屠自爲逆賊報仇哉春秋之時子玉得罪於楚也屢矣成王殺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

功於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魏又有飲
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鑑戒不可不察
故臣願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臨照之又
思漢高帝孝文之事而釋飛於疑似之嫌以全
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獨臣私心之所言實天
下公心之所言也臣之與飛素無半面之雅
亦未嘗漫刺其門而受一飯之德獨爲陛下
重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下方震怒之
初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
身污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輒敢撓逆鱗犯忌
諱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伏
望陛下重惜國體不憚改爲斷自宸衷特
垂赦宥使君臣之義復全於今日而飛之餘
忠尚得効於後來天下幸甚幸甚干冒天
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澄之昧死百拜
高郵軍紹興三巨公祠記 戴楠
建炎 時巡 留蹕吳會故淮左爲畿甸藩
翰高郵又爲淮左心膂審伸縮察虛實者必

盡心焉方張忠獻越江督師憑高寄懷有鷹
揚鄆徐電掃雲朔之志今瞻衮堂則公徒倚
之地也韓忠武馘黠虜之首殄僞劉之兵域
土庠糧今郡城則公版裁之遺也岳忠武親
援天矛虎視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名三梁則
公結寨之址也歲遷時改丞嘗乏度徒使孤
臣憤士想義慨於凍雲淒雨之餘墨客騷流
索遺蹤於秋草斷煙之外非曠歎歎楠假
是邦越明年寶慶改元得地於郡辟之西薶

草築祠以屬民志未幾與節去郡於是委其
役於郡僉王君渭老丁亥三月告成客或論
楠曰夫三鉅公皆銳志中原者也然攷南北
兵力之堅脆酌六朝已事之失得則離合大
勢類非征誅所能奠也楠曰不然金虜海陬
之小醜爾崛起而攘中原二帝四王之統衣
章禮典之舊彼固不敢安於所有也始畀僞
楚再畀僞齊當是時我之國勢方植而未
未固將材方集而未梟兵實方討而未勁也

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間虜益厭兵益圖安捷
大河之南以還我我之兵將驚擊爭奮
百死不却合我師驚擊爭奮之勢乘虜人
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筆而定也故和者
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黜羣策以請和舍
我事機而中虜之願欲是自誤而已爾此陵
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巨公之盛心未始
一日消歇也想其忠憤之氣充簿宇內為風
風為怒濤歟為迅雷為激電歟或為干將為

巨闕以搯撐犁之首歟為枉矢為撓槍以射
參晉之墟歟不然則騎箕上天決銀河以洗
甲歟俎豆于環堵之宮是殆鳳皇去而泣梧
祠之褻歟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於國
也亡而若存者邦人之志於公也是世道之
綱也抑人心之天也不可以不揭也後五月
望日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
置屯田戴楠撰

郢州忠烈行祠記

王自中

余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以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已爲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始破郢兵簿郢虜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人積其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郢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於郢日夜條理之葺弊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鄴未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曰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純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士皆郟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

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
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
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
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
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堯然舉入郢之
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敢膺其鋒者其後一
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
留夷人畏遠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
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 聖

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
賢賜廟號曰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
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
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叙其
所以爲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
也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侯尚書公仲
子尚書公建炎初使虜留

而歸節比

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加

孝曾字王

余則東州王自中也淳熙十五年秋九月

望日記

宜興縣鄂王廟記

周端朝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

武穆王以

誼尊宗社志還故疆為

一安靈揭

敬被于荆襄夏郢追胙至

震耀矣始

建炎間虜酋南軼王柄位

提勁旅轉

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偽置東後溧陽時巨

盜旁午闖宜興殷實吸衆寇犯官旅唯伏縣

郭一陷王亟引兵至一郭吉望風竄偃深匿

王追奔殲殄盡還所掠輜舟百餘盜相挺未

已率精銳數千計王多設方略降馬臯惛林

聚馘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羣醜全清旁

郡邑棄資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躡孔棘

賣城畔走近一重郭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

虜內攘盜存立無震王之勲烈雖降在一縣

豈不偉歟比聯守將能盡為是則石城湯池

襟帶千里虜已無噍類矣余觀王抗志不撓

誓滅強虜旣掃空洞庭通關江漢然後舉肱
河雒決昔燕趙汜以其身偕爲死生視留題
金沙寺時氣槩已見英爽有知其當肘夷門
蹠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
其摧戕冤鬱以功爲諱而宜興之人實曰王
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褒幽
節謚之典相爲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
也顧出閭里綿絕未稱嘉定十一年知縣事
戴君楠甫上謁猶卽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
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迪民者
也其敢忘革乎度地塏鳩財餘將爲新官
侈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
佐其費合凡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
庀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備服南面旗纛儼
雅邑人闐溢謹舞還念舊事歎百年之愈不
忘也古者制禮主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
殺先蠶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
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

默扶邦烈顯開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爲賜而
爲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
斯宇仰挹善卷之高俯激罨畫之清以詠
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俛美
材葦產以保乂王家滋不亦所望於邑之人
乎戴君來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家嗣端尹
嘗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爲政宜知本末是宜
書十月旣望從政郎太學錄周端朝記

宜興縣生祠叙

錢謙

周侯子隱廟食荆谿之濱幾及千載豈惟忠
烈秩于祀典殆以其斬蛟射虎除害一時於
是邑人祠之益久而奉之益勤也建炎庚戌
仲春岳公觀察總熊羆之師以捍國保民爲
志爰自桐川次于陽羨時方夷狄盜賊交寇
四境舉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屢矣皆公之
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謂父母生我也易
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迺
立生祠繪英雄卓絕之姿修沉水芬馨之奉

子子孫孫瞻事無斁可使血食萬古當無愧
於前人謚攝宰是邑式觀盛事然察人之情
猶以為未至皆欲圖像于家與其稚老晨昏
欽仰如奉省定而後已予恐作繪者不能人
給寫之或失其真又聞四方之人莫不願識
荊州州而有所未得於是摹刻于石庶廣其
傳仲秋朔通直郎權知縣事兼兵馬都監
錢謚謹叙

祭岳鄂王文 并序

新添

李臯

嘉定甲申 八月十一日重修

岳武穆鄂王祠廟告成寶謨閣待制松江
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事李直謹用三牲恪脩
祀事禮容克舉樂舞備具文武寮屬暨軍旅
將士上下莫不咸在臯乃為文以祭其詞曰
嗚呼 靖炎之交事奚忍言逆胡馮陵天曠
日昏 王起草萊奮戈中原誓夷姦醜亟解
恠悞英略不世勁氣軒軒智絕一代勇兼百
賁實 天所授以拯黎元張宗二豪載掖載

援國士見遇視猶弟舅 王益感厲攄心瀝
肝志意脗合忠義永存南薰大鑿血蹠於門
天聲一振威龍禦獯 翠華渡江 王亦南
轅羣盜園起嘯徒孔繁分據淮沔蟻結蜂屯
義旗所拍獸駭雲奔句舉襄郢席卷洛宛洶
湧之勢如擊鵬鷗湖寇負固錯列雄蹲刻日
翦除殲其鱗窟波澄洞庭塵清湘沅三軍承
風肅肅嘽嘽師行所至車整馬閒嚴令一布
曾莫敢干市不改肆里無逸豚鬪穎再克銳
氣如翰遺民僣來踵至壺殮按行都邑展禮
陵園功喪垂成智士嗟憤存心宗國用意本
根囊封至論密扣 帝閤嫌疑豈恤忠蓋畢
殫勲勞始終光紀旆幡讒夫鴟張電驚譁喧
鑿空傳致巧舌瀾翻王亦弗屈卒抱沉冤海
內扼腕聲隨氣吞 大明昇天 景耀有焯
盡燭險幽光賁英蒐嗚呼將勇維常知義者
難將材衆建尚德者尊 王兼二長蘊識不
煩用不盡能時運有關征伐之利著謙之坤

王少挺特志非蓄樊藐視同輩有如蝨蟻豐
公一箴佩服靡諼居如儒紳以禮自藩身歿
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臺於
王羨宿所討論誅姦既死有舌莫捫來臨沙
羨繆紆 上恩考尋舊規攬涕潺湲顧眊
王祠敗屋頽垣惕然于衷義奚敢安乃命更
葺亢司有官奐然一新邦人改觀庸示後勸
且愧前謾日 衣冠祀事孔虔餘
威在顏乃蠲牲牲乃 頽繫
歆此

一樽

擬建儲劄

朱熹

熹等竊聞 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
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
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
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
浚等遂建大議 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
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
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熹之疏

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
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
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
定策以壽皇爲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
正位辰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
切惟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
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
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
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
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
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
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熹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
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
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
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
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
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乞昭雪奏劄

杜莘老

臣聞燕昭築臺而群賢願歸勾踐式蛙而戰士思奮故能破強齊擒夫差霸諸侯威震天下良由二君有激厲之術使人樂爲用也恭惟陛下憤虜渝盟躬行天討必欲掃除強敵再清中原復二帝之讎隆萬世之業可無激厲之術以勸士大夫邪臣竊見往者秦檜擅權力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使不得伸是以胡銓直臣也以上書激切檜遂貶之遠方二十餘年不用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檜又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冤徃徃爲之出涕臣願陛下思威感之義霈渙號之恩召還胡銓亟賜擢用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在廷之臣必黽勉而盡忠沿邊之將必踴躍而効命臣鄰盡忠於內將士効命於外以此破敵何敵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誠帝王鼓動天下之至權也

論已破汝穎商虢伊陽長水乞豫

防虜叛會合之許奏劄 陳公輔

臣竊觀采薇遣戍役之詩言一月三捷蓋先王之兵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攻之無前迎之無敵故王師所至罔或不勝方其遣也已有三捷之稱焉恭惟 陛下以九月初吉鑾輿順動將撫巡江上之師六軍已行而京西岳飛先已蕩平汝穎既而連破商虢又取伊陽長水捷音五至中外稱快此與采薇之

詩何以異焉雖然勝敵非難慮敵爲難因其旣勝不得不慮試爲 陛下陳之豫賊不能自立專倚金人緩則緩求急則急請今汝穎及商虢伊陽長水旣遭破蕩則其勢危甚定須祈哀請命告于金人必得援兵而後已縱使金人畏威遠遜今秋無南向之意而迫於豫賊之求恐不得不來此其可慮一也岳飛之兵屢勝恐其將士因勝而驕數闕而疲商虢之地接連同華逼近東都皆平原曠野無

險阻可憑若金人出兵命合豫賊衝突而前
援兵不能及此其可慮二也淮上諸軍分布
要害堅不可犯使岳飛擣其心腹而牽制之
此萬全計也深恐諸軍以岳飛屢勝必謂賊
兵敗亂不復南來各弛其備或不至嚴整此
其可慮三也料此二慮廟堂議之熟矣臣願
陛下以臣所言更與大臣謀之要當密詔岳
飛防備豫賊乞師金人會合而來勢不易支
必須豫爲之計亦以深入爲戒或更令諸將

明其斥堠恐其緩急多方應援仍詔淮上諸
軍各須日日戒嚴如對強敵不應徼倖其不
至也如是則令冬不惟可保無虞亦可因時
乘勢漸圖恢復臣書生也論兵料敵皆非所
長然有所聞不敢默默伏惟聖慈特賜裁察
鄂國金佖續編卷之三十

右鄂國金佖二編前刻於檇李續刊於
南徐紹定癸巳冬珂上東淮餉印歸宗
族鄉黨旣相與勞苦如平生其間願考

先烈及問排闥之始末者俱以二編為
 請願珂橐中無儲本遂謝唯荅幾不勝
 酬應慨然作而曰此私門書也豈可干
 里常致於二郡哉因命工剖梓為副墨
 藏于廟塾以遺子孫且應求者凡六百
 二十二版字差小於舊而閑居無事躬
 自校證粗為無舛序仍用初刻尚庶幾
 存始之意云端平元年涂月初吉孫中

通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拜手敬啟

